



女儿是名志愿者

柳林

署。报名的第二天，女儿就穿上志愿者红马甲，正式上岗。

分配给女儿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把小区核酸检测之后所遗留的几处垃圾进行消杀、清理、打包并运送到指定地点，以便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当她正准备动手清理时，才发现自己没有戴防护手套，于是就打电话让女婿把防护手套送过来。女婿也参加了他们单位所在社区的志愿服务，但当他送手套过来看到垃圾桶被塞满，垃圾已经外溢成堆时，便决定留下来，对女儿说：“咱俩都是共产党员，咱们一起干吧！”那天的天气很热，滞留垃圾的臭味被晒得四处散发，他俩忍着垃圾臭味，挨个清理垃圾桶，进行消杀、打包、封口、运送。有的垃圾粘在垃圾桶壁倒不出来，他俩就用手掏；垃圾桶比较深，经常需要半个身子钻进去才能把垃圾清理出来。就这样，小两口干了整整一个下午，把社区的垃圾桶一个个都清理干净，又一趟趟把垃圾袋运送到指定地点。我问他，那可都是医用垃圾啊，你们就不怕被感染？她说：“心里也犯嘀咕，不过这件事情总得有人去干，这个时候党员不干嘛来干？不过我俩按程序做好消杀，防护得很好，您不用担心！”

接着几天，志愿服务项目多了起来。她和志愿者们团结一致，全程参加了小区两次全员抗原检测、两次全员核酸检测。每次检测都要分发试剂、登记人数、维持秩序、用喇叭叫人、协助“大白”入户检测，还要不厌其烦地帮助老人用手机扫描场所码，出示健康码、行程码……忙得不亦乐乎。

在女儿当志愿者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甚至受委屈的事。有一次，眼看着核酸检测就要结束了，但还有一户人家迟迟不下楼。她谨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的要求，爬上六层楼，气喘吁吁地去敲门通知，没想到这家人一开门就大动肝火：“敲什么敲，着什么急，我家孩子还没睡醒呢！”女儿无辜受此冷嘲，只能委屈地说

对不起、打扰了，并忍着泪作耐心解释，终于动员他家人下楼测了核酸。还有一次，女儿负责维持检测核酸队伍的秩序，按规定，人与人要间隔两米的距离，可有两位妇女可能是多日未见面，排队时竟手拉手一直说个不停。女儿要她们拉开距离，她们不仅不听还直翻白眼，女儿只能耐心地再三劝导并晓以利害，直到她们遵规检测。当我问她遇到此类事怎么能憋住火不发时，她笑着说：“群众是千差万别的，可共产党为人民服务是不能挑群众的。作为一名志愿者，面对不同的群众，我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我个人受点委屈没啥，可如果因为我生气而不管他们，万一漏掉疑似人员或造成传染，那损失可就大了。防疫志愿服务就是要无条件为疫情防控作出努力，让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确保他们的健康安全，以便尽早回归正常生活。”

女儿还告诉我，在更多的时候，她得到的是群众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在服务过程中，有的群众给她送矿泉水，有的给她口袋里塞苹果，她激动地用一声声的“谢谢”予以婉拒。很多人从她身边走过时，都会由衷地说声“志愿者辛苦了”！这一份份来自群众的理解和温暖，总能让她深深感动而忘记辛苦。有一次，当她和“大白”上门为小区一位瘫痪卧床的老人测核酸时，受到老人全家的迎接，躺在床上的老人抹着眼泪说：“感谢咱们党和政府，你们这么忙还顾得上我，还专门为我跑一趟，太谢谢了！”女儿说，通过直接接触群众，她有一种感悟，作为共产党员，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单位时就要团结同事形成火炬般的集体力量，共同做好工作；下沉到各自社区时就要像闪闪的星星一样为身边的群众发光发热。当听到群众有“牢骚”时，要换位思考一下，多反思自己服务的不足，多想怎样做才能更好贴合群众的需求；当受到群众的感谢时，要认识到那是党和政府“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落到了实处，那正是共产党员的使命所在。

女儿在社区工作了十多天。社区解封后，她高兴地来看我们，当又一次说起她的感悟时，我突然发现，女儿成熟了很多。

阳春三月，太原发生新冠疫情。当我居住的小店区正处于战疫犹酣之际，清徐县物流园区又传来有人确诊的消息。市委、市政府根据疫情防控形势，经综合研判后划定了“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暂时管控交通。女儿居住在迎泽区，受疫情影响政策要求，既不能跨区去上班，也不能跨区与我们见面，只好宅在家里，时不时通过手机和我视频连线通话。聊天中，我们不约而同都谈到应该为太原抗疫做点什么。

女儿告诉我，我那正在财大上学的外孙也被“封”在了学校。她每天耳闻目睹并亲身感受到那些日日夜夜为他们守卫、防护、送餐、测核酸的“大白”、老师、志愿者们的辛苦，深深为他们的无私付出所感动，于是也积极报名当了一名志愿者，协助辅导员做一些诸如清洁、维持秩序、数据统计等力所能及的工作。女儿说，儿子都有此觉悟，她还能坐得住吗？她也想加入志愿者行列，但不知有什么要求和手续。就在这时，市委、市政府号召党员干部要主动亮明身份、下沉一线，到居住社区报名参加抗疫志愿服务工作，女儿立即报了名。当她把消息告我后，我为女儿和外孙的行动所感动，表示坚决支持，并叮嘱他们在服务过程中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

女儿所在的社区成立了“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党支部组织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学习党中央及省市关于防控疫情的政策和知识，并就社区防疫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部署

开心密码

王玉初

朋友是个把笑容印在脸上的人。他有家机械制造公司，不大不小。用他自己的话说，赚够了一辈子正常开销的钱。这种状况，不少人会选择激流勇退，朋友也有过想法——找一片山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闲云野鹤式的生活。正当他准备实施自己的田园计划，新冠疫情来了。

一开始，全国的口罩非常紧张，不少企业停工。朋友没有选择让自己的企业停工止损，而是组织技术骨干连夜攻关口罩生产机器设备。口罩机的设计与制造，一开始进展很顺利，到了最后的调试环节，却屡调屡败，一连三天。厂外的货车已排了长队，等着出货。皇天不负有心人，企业技术团队调试四天后，口罩机终于可以正式出货了。

朋友什么也没有说，笑着关掉办公室的灯，回家去了。他只想补几个小时的觉。可再回来，等待他的不是成功的喜悦与庆祝，而是团队的技术员被人用重金挖走了。原来，在外面排队的不仅有拉货的大卡车，还有挖人的专业队伍。那一刻，他感觉自己的世界就像被病毒包裹了一样。他设计制造口罩机，本来就不是为了赚多少钱，而是觉得在大难面前，自己应该担当一份社会责任。为此，他只能苦笑一声。

幸好，工程师出身的他从头到尾都参与了口罩机的设计、生产，不多时，他的口罩机可以真正运往全国各地。疫情虽没有消停，但不久人们购买口罩就不再那么难，也不再那么贵了。他甚是欣慰，常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幸福的笑意。再后来，有关部门给了他的企业奖励和补贴，他没有白折腾。

疫情在好转，他卖掉最后一批口罩机，留下了四台，进了生产原料，生产了几百万只口罩，全堆在仓库。价格低的时候，他没卖；价格好的时候，他也没卖。很多人不明其理，问他为何如此。他淡然一笑：“我是给社会做个物资储备，有特别需要时，我就捐赠出去。做口罩机赚的钱，不能用来享受，要回馈社会。”

核心团队被挖的事，他一直记在心上，反思自己管理上的问题。他再读《矛盾论》《实践论》，寻医问药；还读《置身事内》，换位思考；重读《平凡的世界》，自我激励。最后，他没有选择继续使劲地攥紧拳头，而是松开手掌迎接世界。他将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来打理，自己则在公司留了一间极为简朴的办公室，摆了几个大书架，组织起了一个几百人的读书会，扩展了自己结婚时的一句承诺：“每年买书的钱不少于买来的钱。”他忙着，且每天微笑面对每一个人。

让人没想到的是，那个被挖走的技术骨干，在被人利用完后被踢了出来。那人回来了，朋友还接纳了他。作为惩罚，他让那人先做一年的普通技术员，然后才能竞聘企业的工程师。不知是朋友的人格魅力，还是什么原因，那个人成了公司最敬业的员工。如此情境，朋友欣然一笑。

社会纷繁复杂，压力重重，有人选择“内卷”，有人选择“躺平”，有人一直焦虑着，还有人选择低欲望的生活……遗憾的是，许多人因此失掉了笑容，甚至失去了笑对生活的勇气与能力。而我的那位朋友，总是笑容满面，干劲十足。我探问究竟，他只说：“行动就是我的开心密码。”

钓鱼之乐

张元丽



钓鱼的人不一定都是美食家，他们更享受钓鱼的过程，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以前我对钓鱼是很不感兴趣的，只觉得杵在那里，既浪费时光又无趣。而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改变了对钓鱼的印象。

我的一位当老师的朋友是位钓鱼迷，凡是假期，在河塘边准能见到他的身影。他听闻我老家有个钓鱼台，邀我和他同行。他钓鱼的热情空前高涨，那种痴迷令人惊讶。到了钓鱼台，选定位置后，他见我在一旁无事可做，提议让我也来试试。我是第一次钓鱼，两眼一抹黑，他手把手地教我，如何绑鱼线、如何调钓等，待这些都准备就绪，便搬了个板凳坐在他旁边，开始了我的垂钓之旅。

起初，钓了10来分钟，毫无动静，没有鱼儿上钩，我就有点不耐烦，开始东张西望，屁股坐不牢。朋友叫我再耐心等一下，说今天这个气候能钓到鱼的，我就在那里仔细盯着竿头的线是否有抖动。虽然没有钓过鱼，但技巧也听过不少：盯着竿头，如果发现竿头的线一沉一沉，那可能是鱼上钩了，这时候就要快速提竿。还别说，过了一会，我鱼竿上的浮标往下一沉，果然有一条小鱼上钩了。这很让我高兴，因为这是我第一次钓鱼获得的战利品。不管大小，至少第一次钓鱼，没有败兴而归，反而勾起了我对钓鱼的兴趣。

小满的叶子

仇士鹏

我钟情于小满的叶子。此时，它的绿不像春天那般柔软，有着懵懂的鹅黄，也不像盛夏一样绿得那样成熟，它绿得恰到好处，清纯与妍丽兼得，天真与知性并存。它处在过渡阶段，还没有在生命中某一个阶段长久地停留过，所以一切都是新鲜的。

这样的叶子，有小满的阴凉。它不是能在墙角滋生出青苔的阴凉，而是光斑跳动、童话在其间翩然起舞的阴凉。它不像盛夏时节严实的绿荫，一丝阳光也溜不进来——那样的阴凉是陈旧而静止的。而小满的绿荫挡不住阳光，它热情地迎接阳光来到大地上与阴凉相遇相逐。你看，它们在草叶间奔跑、闪烁、摇晃，就像两小无猜的孩子在玩耍，让人的心也不禁愉悦起来。这样的阴凉充满了勃勃生机，谁不喜欢崭新的东西呢？

我曾疑惑，叶子为什么不能一下子变绿呢，为什么要从嫩绿、翠绿，一步步地变成墨绿、老绿？除去生物学上的解释，我这样揣测，叶子可能在节制自己“满”的力量和速度。也许它知道，谦受益，满招损，当彻底变绿之后，就不可避免地要迎来变黄凋零的命运。它当然不愿意让那一天提前到来。此时，它还在上升期，正拥有着宝贵的青春，它要享受小满带给它的朝气蓬勃，从内而外都透露着欣喜。在春天做春天的事，不让秋

难怪历代文人雅客，写了不少钓鱼的诗文。他们从钓鱼中，寻得了乐趣，也写出胸臆。唐代郑谷《淮上渔者》：“白头波上白头翁，家逐船移浦浦风。一尺鲈鱼新得得，儿孙吹火荻花中。”展示了一幅垂钓风情画，写出了渔者钓鱼的乐趣。唐代崔道融《钓鱼》：“闲钓鱼不约名，瓦甌斟酒暮山青。”写钓者不为浮名所累，不被世俗所束，自由自在，率性而为的心性。清代马朴臣《渔》：“自把长竿后，生涯逐水涯。尺鳞堪易酒，一叶傍为家。晒网炊烟起，停舟月影斜。不争鱼得失，只爱傍桃花。”写钓者的豁达胸襟。从持竿钓鱼以来，朝出晚归，钓鱼饮酒，自得其乐，只迷恋桃花流水之美景。

钓鱼其实也蕴含着许多人生的哲理。饶是钓鱼经验颇丰的朋友，也和鱼儿较量过。“哇，好大鱼！”我惊呼着，放下鱼竿来到朋友身边，才发现他的鱼篓里全是一两斤的大鱼。我看看好生羡慕，朋友见我如此笑说：“钓鱼的人多了，鱼的口味也刁起来了。再用面、蚯蚓当饵料，鱼理都不理，为了让鱼上钩，我用的可是掺上香料和高度酒泡过的饵料，连我闻着都嘴馋，更何况鱼哩！”说着又一条鱼儿咬钩了，朋友这次没有快速提竿，而是把鱼竿来回晃动。我在旁急得直跺脚，小声地提醒道：“快收竿啊，鱼要跑了！”朋友气定神闲地说：“不急，我做‘8’字遛鱼法，改变鱼的游动方向，消耗它的体力。”只见鱼儿在水面不停地翻腾，拼命地扭动着身子，企图挣脱鱼线。朋友始终绷紧鱼竿，不让鱼有片刻的松懈，让它负重游动，尽可能让鱼在水下耗尽体力，等了两三分钟，朋友开始收线，鱼儿被拉出水面。呀！一竿两鱼，双飞啊！如此惊喜，吸引了身旁的钓者。两条鱼都不小，看上去都有一两斤重，朋友不再迟疑，挑起鱼竿，迅速将鱼儿拉起甩到草坪上，鱼儿在空中划出一条漂亮的弧线。突然，上面那条鱼儿突然发力，随后脱钩而去，朋友见状赶紧用力回拉，保住了下面那条大鱼。遗憾！河塘旁传来阵阵叹息声。朋友却说：“钩子上的鱼，只要没放进你的鱼篓，都不算你的收获，钓鱼嘛，是为了娱乐，而不是为了鱼。”

我想着朋友的话，垂钓虽是小天地，实为大世界，表面看钓者痴守一波碧水，实则考验的是钓者遇事镇定自若的品格。这既是钓鱼之道，也是人生之道！

风提前冒头，打乱四季的节奏。等到生命的智慧在岁月中沉淀出馥郁，等到沉稳从青春的躁动中破茧而出，它再从从容地面对衰老与死亡，于是，它的一生都是沿着一个优雅的弧度在完成。

这也许是因为，小雪之后有大雪，但小满之后却没有大满。满，是一种顶点，但顶点本身也意味着转折。其后不会再有上升的路，而只有下山的路，所以，大满容易让人倦怠。

而小满不同，它只相当于一个小山头，并不是最高峰。它给人以信心，给人阶段性的成就感，却不封顶。它鲜明地告诉你，向上还有更高的山峰需要攀登，这条路也还没有到达终点，所以还要再接再厉。于是，我一下子理解了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中所说的：“人可以走向天堂，不可以走到天堂。走向，意味着彼岸的成立。走到，岂非彼岸的消失？”

世间的每一个人何尝不是一枚小满的叶子？这世界上，从不存在绝对完美的人和完美之境地，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向阳而笑、热泪盈眶、平凡而坚定地走在通往完美的路上，永不臻达亦无限趋近。

做一枚小满的叶子吧，满而不盈，盈而不溢，用恰到好处处的绿色，迎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

一个中午，麻女士喜滋滋地发微信说：“马老师，我买上榆钱啦！”看照片，洗菜篮子里那些榆钱，绿油油的颜色，水灵灵的样子，确实讨人喜欢。但麻女士既然说“买”，而没说“摘”或者“捋”，那这些榆钱就是商品，可能至少需要10元钱。麻女士的第二句话是“准备做拔烂子”。然后她进入静默模式，没再说话，肯定到厨房里处理那些榆钱去了。

5月中旬，就太原来说，早过了采摘榆钱的季节，这顿拔烂子，应该是冷藏或冷冻保鲜的榆钱吧。

朋友初夏的榆钱拔烂子，几乎对我没有吸引力。但榆钱，在我心中是一个疙瘩或者是一种情结。这个疙瘩和情结，形成于幼小时。

年幼时期的榆钱情结，发生在老军营。准确地说，发生在南沙河岸边。

印象中，我年幼时的南沙河是一条白水汤汤的大河，河面很宽，水流很急。南沙河岸边，有很多柳树，也有很多榆树。那年春天，南沙河岸边的榆树上再一次挂满榆钱时，7岁的三哥决定带着3岁的我，徒手去河边捋榆钱。

那时我们没有长长的竹竿和铁钩，工具只有一个大竹篮子。

捋榆钱的方法，是三哥先爬上树，然后坐在树枝上放下一根细绳，我把细绳上的小钩挂在竹篮的提梁上，三哥拉上去，把篮子挂在树枝上开始作业。最后，他用绳子放下篮子，我站在树下接应。

但那天还没有正式开始，挂在树枝上的篮子一下掉进湍急的沙河水中。三哥跳下树，我们追着竹篮跑了一阵，眼睁睁看着它沉没在河水之中。

我们手足无措，也没遇到任何大人可以帮忙，小哥哥完全崩溃傻掉了。要知道，这可是爷爷家唯一的竹篮子，而且爷爷脾气暴躁，有次我和三哥在老军营玩儿，丢了家门钥匙，爷爷就把三哥狠狠甩了几个耳光。

想起这些令人胆寒的事儿，三哥和我一直磨蹭到天快黑才磨磨蹭蹭走回去。

爷爷可能庆幸我们没有淹死让他不好交代，这回并没有打我们，只是不让吃晚饭了。

那顿终身难忘的晚饭也不是真没吃上，大概推迟了2个小时，等天完全黑透了以后，奶奶就让我和三哥避开爷爷，躲进厨房摸黑飞快地吃了饭。晚饭是千篇一律的玉米糊糊和窝窝头，还有一小碟胡萝卜咸菜。

这件事后，提起榆钱甚至榆树我就会心里一紧。

2010年，我写了一部儿童电影《铜牌小车手》。当写到从榆林坪村（今太原市杏花岭区有榆林坪村）转到城里读书的农村孩子刘坚强介绍自己来自榆林坪村时，女老师说：“榆林坪？多好听的名字啊！刘坚强的老家，一定村里村外、房前房后到处长满榆树吧？”“老师，只有一棵。”刘坚强的回答，惹得教室里哄堂大笑。

但作为编剧，我对谁也没说过，我这么写，并非在刻意制造幽默，而这句台词源自我幼小时深深的榆树和榆钱情结。

杏花岭区的榆林坪村，当然不是只有一棵榆树。有年春天我下乡，村里的乡亲送我满满一大塑料袋新鲜榆钱和甜芥菜，我们全家连续就着凉拌蒜泥芥菜，吃了四五天蒸拔烂子，差点吃伤了。

如今的太原城，大街上是不大容易见着榆树了。前段时间，黑夜到摄乐桥下的汾河滩散步，看见几棵结满榆钱的榆树。当时内心蠢蠢欲动，想将几把，但便不够蒸一顿拔烂子，至少也弄碟凉拌打打馋虫。即踌躇再三，没敢下手，一个原因是年龄不饶人爬不上树了，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有了强烈而牢固的生态保护意识。如果再加一个原因，汾河景区骑着电动车的保安巡逻实在是太频繁，他们大大强化了了我的生态观念和社会公德意识。

因此，辍粮止馋了一番，并把岑参那句“道旁榆荚仍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在心里默念了几遍。

说起来，古人为榆钱写诗也有几位。比如杜牧说“不嫌榆荚共争翠，深与桃花相映红”，让串串榆钱与灼灼桃花平起平坐；比如辛弃疾说“南园花树春光暖，红香径里榆钱满”，高度肯定了榆钱装点春光的重要作用；比如元好问说“长钩矮笠走童稚，顷刻绿萍堆满前”，仿佛是幼儿时的我和儿童时的三哥量身而写。不过，要改成“沙河竹篮走童稚，顷刻白水吞榆钱”，就更符合客观实际了。

回到吃上来，太原人对榆钱最常见的吃法，就是蒸拔烂子和蒸榆钱窝窝，做法都十分简单，只是榆钱拔烂子每年还登台演出，而榆钱窝窝头貌似已经封箱很久了。年轻一代，没几个会想念大窝头岁月。

前两年听说东北有用榆钱酿酒的，以麦芽、新鲜榆钱和干榆钱为原料，经过一系列糖化、过滤、煮沸、回旋沉淀、冷却、前发酵和后发酵工艺过程，生产一种与众不同的榆钱啤酒。虽然没喝过，但可以断定口感不会差，何况榆钱还有保健作用。这应该是榆钱开发的最新境界。



本版图片来源：百度